



地名文化協會

第三屆 廣東
Nantong Association of Toponymy and
Culture, Foshan City

南海縣圖

区划变迁与历史地名：

从南海县 到南海区

陈永杰 黄永聪◎主编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名文化協會

暨 廣州 南海

Nanhai Association of Toponymy and Culture, Fuzhou City



区划变迁与历史地名：

从南海县

到

南海区

陈永杰 黄永聪◎主编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区划变迁与历史地名：从南海县到南海区 / 陈永杰，黄永聪主编.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 10

ISBN 978 - 7 - 218 - 10522 - 2

I. ①区… II. ①陈… ②黄… III. ①区（城市）—政区沿革—研究—佛山市 ②历史地名—研究—佛山市 IV. ①K926.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60096 号

区划变迁与历史地名：从南海县到南海区

陈永杰 黄永聪 主编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曾莹

责任编辑：余小华 钱丰

责任技编：周杰 黎碧霞

出版发行：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址：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邮政编码：510102）

电话：(020) 83798714（总编室）

传真：(020) 83780199

网址：<http://www.gdpph.com>

印刷：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89mm × 1194mm 1/32

印张：8.5 插页：2 字数：190 千

版次：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 - 83795749）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020) 83791487 83790604 邮购：(020) 83781421

前 言

我的祖父和他之前的族人，按族谱的说法从明朝开始就定居于南海夏教。我在佛山祖庙后的民居出生和成长，18岁后出外求学，逢人问起乡关何处，却不断在“与时俱进”：孩提时代，我翻见过祖父的信札，地址是“广东省南海县佛山镇”；上世纪90年代我上佛山一中填学籍表时，籍贯写“南海市”，户籍则是“佛山市”；几年前我英国留学归来，籍贯变成“佛山市南海区”，户口则是“佛山市禅城区”。

我的外公祖籍新会，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母亲的家族，江门从新会县的一个镇，变成了新会区上面的市。母亲是江门人，但外公生前曾说自己祖籍新会，却不是江门镇。

英国留学时，曾遇到来自史特拉福（Stratford on Avon）的同学，对方说他是莎士比亚的同乡，从写十四行诗的时代到现在，政区名称居然可以不变，这让我多么羡慕。我很想告诉对方，我是康有为的同乡，还和他徒弟梁启超有点关系，但却心虚，若以华人按省县两级报籍贯之旧例，我的家庭住址似乎已不能算跟康有为在同一个县（区）了。

几年前我受聘于中山大学政务学院，办公室就正对着永芳堂。每次经过永芳堂前康有为和梁启超的铜像，我心中常有一种复杂的感受，一方面我知道自己身上流着南海和新会的血，但现在的宣传品，却把他们写成是佛山人和江门人。对了，同样被称为“佛山名人”的，还有祖籍顺德的粤剧名伶李海泉及其子李小龙。先贤诸君倘若泉下有知，当作何感想？

有一年，我遇到一个新会来的学生，她很介意别人觉得她不是来自江门市区，所以凡事只讲江门、不提新会，据说回家买车票也故意绕道江门。我一直很想问她，出了个梁启超的新会，何以如此不值一提？可惜当我想好说辞之际，学生已经毕业回家，对了，她说的是“回江门了”。

有个来自广州西关的学生，搬到南海黄岐住，参加社区活动时，跑到外省民工的小组里去，因为他觉得自己是“外地人”。有趣的是，清明扫墓时碰到黄岐的邻居，大家一看，原来祖坟石碑上写着的都是“广东南海”。

这，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千百年来形成的一套基于水土地貌和文化风俗的身份认同，为着短暂的便利被打破，然后尝试重构出来的，却又随着不断的区划调整而几年一变。西关人是不是南海人？来自白云区的还是番禺人吗？有人可能会说，这些问题无伤大雅。但是我却心有不安，有一天我当上祖父时，还能毫不犹豫地告诉孙儿他何处人氏吗？

如果没有传承，文化就会出现断层，上至国家民族，下至一方水土，莫不如是。

二

在英国留学时，我遇到过一位台湾师兄。有一次一位教授邀请大家到他家中聚会，刚到英国不久的我和几位大陆学生坐在一起，大声浪地用普通话说起了国内的事。这位师兄虽然当过兵却很儒雅，他过来与我们交流却都尽可能说英语，显然他在提示我们“转频道”。我们转用英语后，几位英国同学便陆续拿着自助餐的碟子加入到我们的圈子里来了。

聚会结束后，这位师兄在回宿舍的路上问我，为何来英国？我答，来学习和体验。他说，对啊，所以你要放下你原来的文化，学着融入当地。师兄后来在英国当了讲师，大概源于他那口流利的英文和浑然天成的英式幽默。得益于他的指点，我结识了越来越多英国朋友，耳濡目染之下，也当上了助教。与此同时，身边仍有每周跑唐人街的华人同学，天天说英国人歧视他们。

不必讳言，在上海和广州，也经常会有些类似的争论。

俗话说，入乡随俗，入境问禁。老一辈的中国人，大概没有谁不懂得这个道理。但是当下一代对这些老规矩的实践，却并不十分让人感到欣慰。

移民怎样才能融入本土社会？这不是一个可以三言两语说清楚的事。当代世界的不少问题，远乎欧盟近至东亚，根源不是本地社会觉得被挤压，就是移民感到融入无门。翻阅文献，社会融合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说它复杂可以很复杂，说它简单其实也可以很简单。讲到底，这件事要双方共同努力：移民要主动，同时本土社会也要提供友好环境。

我在香港和澳门的好几家大学兼职教过书，亲眼所见，无

论是学校还是当地社区，都有为刚抵达的移民提供融入的途径，例如慈善组织印制的生活常见问题小册子，免费提供的本地语言课程，还有通过组织活动让移民结交本地朋友等等。上述这些方式珠三角的不少城市也在学，但在我看来都只是融入的工具——知道何处是超市、学会如何讲本地语言，但如果不知道本地人在想什么，还是差一点。就我自己融入英国社会的经验，还有一类活动很重要，就是认识本土历史文化。

先不说这当中本来就有无尽的乐趣，即使功利地看，了解点地方掌故，哪怕只是皮毛，与本地人打交道时就自然有可以不断打开的话匣子。

然而我们从小到大读过的历史教科书，有的却只是大事件，大事件又总是以几个中心城市为场景。于是乎，北京和上海的很多人与事，大概连一个云贵山区小朋友也可以如数家珍，但是一个苏州的小学生却未必懂得欣赏评弹，如同一个佛山的中学生，不见得知道梁赞。所以会有人把历史比威尼斯长得多的苏州说成了“东方威尼斯”，然后在明清以降一直是商埠的佛山镇，有人会把佛山秋色说成是农民用来庆祝秋收的活动。中国文化灿烂多元，但到了地方一级，却经常会被视而不见。

趁着老人还在，旧建筑还没拆完，若能对本土知识略作整理，即便是用作夜航船式的谈资，倘可使下一代多一点家国情怀，又能让移民摸到文化上的“进城之路”，善莫大焉。

三

英国归来那一年，我曾骑着摩托车回到父亲儿时生活过的

南海夏教罗芳墟，向北走这里曾经是贡米“齐眉米”的产地，但即便是我乡间的亲戚，熟悉的却是千灯湖和紫金城这些地名，仿佛在金融高新区出现之前，这里不过蛮荒一片。回到我成长的佛山福贤路，东华里人去楼空，潘巷被改为马路，还被易名为良缘路，据说要仿照上海新天地的模式进行旧城改造。时空有时很错乱，上海出现“三大亨”之时，其实“忠义乡”之名已赐佛山近五百年，写《二十年目睹之怪状》的吴趼人已辞世，赞先生的徒孙叶问正悠闲地在桑园练木人桩。

明清两代的广州府，在相当长时期内下辖十四个县，附郭省城的南海就是广府首县。佛山镇位于南海县中部，明清两代是一个繁华的商埠。1449年黄萧养之乱，佛山以一镇之力抵挡住了以万计的围城乱军，奠定了省城保卫战的胜局，因而获得了“忠义乡”之名。明初的南海县，包括了今天的禅城区，还有三水区、顺德区以及广州市荔湾区的大部分，在这片土地上，出过大量的武术宗师和粤剧名伶。可惜他们未能以文字记录绝技与事迹，历史仅凭口耳相传，随着城市升级换代的来临，老人辞世、旧街巷又“买少见少”，拆迁铁臂挥至，历史记忆和红砖碧瓦往往一同化为泥尘。

佛山镇乃至整个南海县的历史，因此必须有年轻一代接手整理，并且要书写下来。最义不容辞的，应该就是南海人。过去十年，佛山市五区涌现了一批有民间基础的社会组织，此外，部分社工机构也拿到创投项目涉足历史文化，可惜仅从文化保育的角度看，一方面是能专业地涉足这个领域的组织凤毛麟角，另一方面是大量项目经费投入的同时，却没能带来文字材料的出版。文化投入，如果只是换来几场活动，仅能博得一时掌声。保育的意思，不但要有一时之社会动员，亦要生成后

世可翻阅之史料，供后来者不断反复利用，方能形成“长效机制”。

若以明清佛山镇为中心谈论南海县过去几百年的历史，必读首选的是罗一星博士的《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一书。以此为基础，再把刘志伟、陈忠烈等一大批前辈对珠三角历史文化的研究也吸收入内，过去几百年间在这片由西江和北江冲积而成的平原间的种种变迁，便会呈现出一幅有纵深感的画卷。一栋建筑、一套仪式，甚至一种口音，放在这幅画卷中，都不难寻得一些谬误尚在可容忍范围内之解析。笔者深信，这种基于一定史学知识进行的文化保育，能导出值得一读的文字，这些文字就是下一代文保者的踏脚石和风向标。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这一代的参与者不但要有兴趣与情怀，更要有啃一点史籍的韧劲。

这些年来，我一直坚持讲这个观点：边考据边保育，边保育边考据。每一次提出这种观点，都会被泼不少的冷水，似乎南海真的无人。

四

很多人觉得，当代中国人精明而功利，不会肯花精力去做不赚钱的事，文化保育因此难有出路。且不论这种看法是否一叶障目，如果保育的是生养自己的土地，总可以盼望有例外出现吧？

南海地名文化协会，可能就是一群例外者的集合，而眼前这本文集，就是它的第一本例外的成果。

最初向我提出筹建一个以本土地名为关键词的文化保育组

织的，包括了邓柱洪先生和叶绮红女士，都是我敬重的、腹有诗书的好友。梦想参与文保多年的我，马上就被这个组织的使命感所深深吸引，并思考组织的筹建。因为一直觉得文保生命力在于薪火相传，所以我认为在组织建构初期，就要把年轻人的梯队搭建进去。因此我承担起一个当时大家都觉得是“不可能的任务”的事：为协会物识一位“80后”甚至“90后”的领军者。正当我就此试探当时刚从剑桥大学取得硕士学位的丹灶才俊符锦滔时，他居然毫不犹豫地一口答应，并动员他的朋友和师弟师妹参与。现时协会的中坚力量，包括了秘书长黄永聪和刘永深、卢浩能两位理事，就是在此背景下加入团队。与此同时，邓柱洪先生亦找来了范毅强博士以及拥有法学、文学及管理学科背景的霍锐景先生加入。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协会的核心团队不但全部都是本地人，并且起码都有硕士学历，均为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士。

情怀满分，但是我一直强调的史学关谁来把？在我心中，其实适合的前辈并不多，抱着战战兢兢的心情，我拨通了陈忠烈前辈的电话，最让我惊喜的事情发生了：忠烈公不仅同意当协会的学术顾问，并且还为我们引荐了罗一星老师。过去两年，忠烈公参与了每一次古村调研报告的评阅工作，并且数次带着协会的年轻会员考察历史古迹。在他的身上，我看到了老前辈的身体力行和鞠躬尽瘁，各种感悟当铭记于心。

南海地名文化协会能顺利出现，少了上述任何一位的鼎力支持都绝不可能。今天协会的第一本成果终于问世，在我看来这比起过去两年间会员们在报纸上发表的几万字杂文，参与制作的几百分钟电视节目，抑或累计参与人次以千计的各场活动都要重要得多，因为通过考据、思索和写作等如此老土却不失

区划变迁与历史地名：从南海县到南海区

馨香的事，在如此浮躁的年代，这些年轻人正尝试证明文章有价。

陈永杰

2015 年秋于佛山望火楼旧址

目 录

第一章	南海地名论坛记录·····	1
第二章	南海行政区划之历史变迁·····	卢浩能 15
第三章	我国行政区划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以南海区行政区划变更为视角·····	霍锐景 36
第四章	南海区西樵镇百西村头村调研报告 ·····	黄永聪 高振元 67
第五章	根深叶茂·金瓯松塘 ——一个古村落的沧桑岁月与历史赞歌 ·····	刘永深 129
第六章	南海丹灶仙岗村调研报告 ·····	肖何盛 陆健聪 李婉明 梁茜 梁晓莹 多津 161
第七章	南海古村名录·····	212
后记	·····	257

第一章 南海地名论坛记录^①

前言

关于南海的由来，一种讲法系按照《羊城古钞》记载：南海以水得名，盖为其濒临南海也，南海郡系以中国南方辽阔浩瀚的南海而定名的。而另一种讲法则认为，在先秦典籍中，海，多数系地域名而非水名。先秦南海系指地域名，系南方的地域。南海好多地名都有段故事，不少还和水有关。

高原：我们作为本地人一定要熟悉自己的地名——具有排他性的，独一无二的地方特性。一个人要掌握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然后才会产生一种爱国爱家的情怀。而所谓土名里面包含的内涵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本次的南海地名系列出版物，从山冈岭顶、河涌水道、陡坑狭径、洲沙溪湾等着手，记录了南海的昔日记忆，包括《南海政区大典》、《广东地名故事——佛山南海篇》以及《南海地名邮册》。这个系列出版物历时四年收集资料制作而成，《南海政区大典》由南海区人民政府出版，讲述南海政区概

① 此记录由康晓琦（佛山人，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系，佛山市南海区地名文化协会创会会员）完成。

况、自然条件、经济概况；而《广东地名故事——佛山南海篇》系大型电视文献片以及图文并茂的系列图书宣传南海地区地方经济现状、文化旅游、城市名片、品牌特产等。如今学校的正规教育，一直没有将地名之类的乡土教育列入正式教材，不利于本土文化的传播，南海地名文化协会聘请了广东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以及有关高校的教授作为学术顾问，将会对南海地方人文历史归纳梳理，以规范的方式为南海人提供一个良好的传承平台。

陈永杰：我们会尝试加入一些学术性的研究，去支持这些曾经可能是神话、传说的东西。探究其中究竟有多少是历史真实的一面，我们将会把它挖掘出来。

活动还围绕南海地名——走向海洋文明的启示为主题，邀请了有关教授、嘉宾，针对珠三角广府文化形成，中原传统文化交融以及南海在广府文化中的地位展开探讨。

论坛

主持人：很高兴可以邀请到在座各位专家、学者和政府部门相关负责人一起来探讨我们南海地名——走进海洋文明的启示。到底会为我们带来什么启示呢？相信大家一讲到南海一定会想起南番顺，也都一定会想起广府文化。首先我想将这个问题抛给陈忠烈教授：到底明清以来的广府文化是怎样形成的呢？

陈忠烈：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从秦开始，南海就承担着中国、中国人从海洋走向陆地，又从陆地走向海洋这样一个伟大的进程。

主持人：没错

陈忠烈：这就作为一个开头吧。

主持人：（笑）当然了，要讲到这个广府文化，承接回刚才我们陈教授所讲到的南海在整个历史进程中所承载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在广府文化里面，南海的地位也是非常重要的，或者我们就找一个切入点：广府文化，其实真真正正是在什么时候形成的。

陈忠烈：现在我们所讲的广府文化，应该说，从时空界定，应该是明代。我认为将其界定在明代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在明以前，其实中央政府，虽然说秦开始就统一岭南，岭南已经纳入华夏版图。这个没错，但是应该讲，中央政权对岭南的经营是有一个过程的：从点到线到面这样一个过程。首先秦始皇进军的时候分五路大军，那个时候其实不止五路的，很多路过来，主要走西路，走西线。从长江过湘江，从湘江过来碰到一座山，这座山是湖南和广东的界山——海洋山。他发现海洋山的南边有条水，就是桂江，桂江一路通到梧州，梧州入西江，西江可以到广州。他知道一条这样的路，所以一到海洋山以后，他就凿通海洋山，建了条人工运河——灵渠，这样交通就很方便了，直接从那边过来。其实秦始皇征服岭南不是一下子就完成的，打了很多年，慢慢他就沿着西江建立他的战略据点。所以封开人、肇庆人振振有词地说：广府文化在西江。对这句话我有所保留。

主持人：值得商榷？

陈忠烈：值得商榷。而且我非常有幸，成为了肇庆广府文化研究会的副会长，但是我在任何场合下都不会简单支持这句话，我甚至是不说的。因为这句话本身就有问题，那时候广州

府都没有更枉论广府文化，这句话本身就是有语病的。那么他一路过来，就走西线。所以西江流域的发育是要比这边早的。珠三角后来发展起来才这么顺利，这是后话。这样点、线导致面的开发，西江这边的开发。在宋元时，西边的人口密度是高于珠三角的。

主持人：没错。

陈忠烈：到了明朝，有广府这个区域划分出来了，这才有广府文化的出现，至于怎么出现，我就不多讲。

主持人：没错没错。那么罗教授，关于广府文化的形成您又有什么要补充的呢？

罗一星：我倒是赞成陈教授所讲的：明代以后，广府文化才产生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珠江三角洲的六成是在宋元以后，也就是明代才产生的。这片地方（珠三角），之前就是南海一片茫茫，你说它是海也行，是江也行。广东人说过海其实就是过江，但是以前真的是过海。这三江，即东北西三个江，大量的有机肥泥冲入珠江三角洲，每年有八千七百万吨有机肥泥，那这些有机肥泥是在明代以后才不断形成。就是说这块，包括（南海）平洲，包括周边那些沙田地区，全部都是明代以后形成的。那么在这块土地上呢，其实产生的是一种亲水文化。

这种亲水文化怎么说呢，广东有四级台地，一级台地在山上，山上住着的是少数民族；一级台地在山边，山边住着客家人；还有一级台地在水边，水边住着广府人；还有更低的就是海边，海边住的是潮汕人、雷州人。刚刚陈教授所说的从海边来的，那些海边住的（居民）真的是从海边来的。但是广府人呢，其实是从中原不断补充，从百越先民相互融合，在这块

亲水文化中是河网文化，是河的文化，和海的文化有牵连，但更多的是，河水冲积平原带来的亲水文化，所以我们的地名里面反映出：很多涌、濠、沥、溪、湖、湾全是三点水的。我们的餐饮是取材于海洋的，取材于水产品的，所以这是主体来的，餐饮是近水的。水对我们来说是很亲的，不像中游以上的地方，我们说梧州以上是怕水的，因为一发水他们的落差是甚至几十米的。但是在珠江三角洲的落差，只有一两米，所以大家都讲：下雨大水浸街，是很亲切的，这种就是亲水文化。那么广府文化的核心、基因就是水。

陈永杰：我刚刚就听到两位前辈的分析，我认为是很受启发的，联系我们本土历史的知识，其实所谓的广府文化，你必须先有广府这个行政区划的设定，然后才会出现一个以此为名的文化体系或者叫做民系，其实在这个设定里我们能够看到几样事情：这个对区域的设定其实是中央政权对地方管治的一种行为来的，也都在这个过程里面，中央政权例如从秦始皇开始他就派兵来到征服岭南，后来在过去的两千多年里，中央政权不断地从北方派官员下来管治岭南。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中原文化和我们的广府文化出现了许多交流、交融的机会。我很想在这里请教一下两位前辈，在这个交流、交融的过程中，有哪些是值得我们这些后辈去了解一下，大家能不能拿出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陈忠烈：唐以后，慢慢整个珠三角的整个过程加快，再加上宋元两代大量的人民南迁，这群人的南迁带来了什么呢？虽然说，是，元朝打过来大家逃命，其实并不是这么一回事，是陆陆续续的大规模的迁移。这些人是什么人呢？有文化的、有技术的、有资金的，这些人过来以后，加上天时地利，天时是